

眷戀土地的人

王西彥著

作家出版社

眷恋土地的人

王西彦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210 字数264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1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45500册

定价(6)1.10元

目 次

魚鬼·····	1
曙·····	28
古城的憂郁·····	43
眷恋土地的人·····	76
兽宴·····	108
老太婆伯伯·····	137
風雪·····	151
黄昏·····	198
隔膜·····	214
刀俎上·····	230
人的世界·····	250
病人·····	288
一个小人物的憤怒·····	312
靜水里的魚·····	341
后記·····	360

魚 鬼

現在，我是回到家鄉來了，回到自己的生息之所來了。不消說，我原是熟悉這裡的一切的，甚至一草一木都足以揭開回憶的帷帘。我曾經離開過，但現在我又回來了，我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闖入者。我豈不是呼吸這裡的泥土氣息長大嗎？豈不是曾經給這裡草莖上的晨露沾濕過自己的腳踝嗎？豈不是採摘過這裡的花朵，癡望過這裡的流雲，捕捉過這裡河水中的魚蝦，傾听过這裡柳蔭中的蟬鳴嗎？我是好像一個故人似地走進這鄉間來的，我期待著一聲歡愉的呼喚，一個熱烈的擁抱。可是，過度的奢望，却往往只能換來空漠的失望。我現在的情形恰正是如此。當我發現自己的幻想都不過是一種自我欺騙，什麼都和意料不同時，開始我感到驚訝，隨後便只有悲傷的份兒了。這裡的山山水水，一一如舊，可是由於長期的天災人禍的磨折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，却變得更為憂郁，更為陰沉，對我也格外陌生了。其中的一部分，不管他們臉上皺紋的加多，鬚髮的變色，背部的更加佝僂，我依然熟悉他們，喊得出他們的名字，和他們打着招呼，可是彼此之間變得隔膜，變得疏遠了；顯然地，他們心靈的改變，比他們的外形更甚。在他們之中，直到現在，和保留在我記憶里的互

相对照，变化得最少，或者说，几乎没有变化的，只有一个神秘而固执的人，因为他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就是一个难解的谜，现在，他依然茁壮地活着，而且依然是一个谜样的人。

一提起这神秘的谜样的人，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起一个固执的影子。我不知道他确实的名字，从最初的记忆里，我就知道他是一个“鱼鬼”，也只知道他是一个“鱼鬼”。由狭窄的额角、低压的髮脚、濃黑的眉毛和厚实的嘴唇所構成的一張固执的臉孔，这便是他，那个作为孩子們畏惧的对象の魚鬼。他永远是沉默的。厚厚的嘴唇好像兩片岩石，紧閉不动；一双仿佛从不轉动的眼睛，总是凝視着地，好像在找寻什么失物，又好像在猜测大地永恒的秘密。他的身体非常壯健，闊肩粗臂，背有些駝，走路时踏着重实的步子，却低俯着头，反剪起兩手，永远保持着这同一的姿势。他的身体，他的面貌，他的举止和言語，一切都是固执的化身。

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被叫做“魚鬼”呢？在你的脑子里，一定有过这样的疑問。不錯，从小我們就这样叫他的，全村的人大家也都这样叫他。这名字包含着几分神秘和歧視，它取消了对一个人所应有的那份尊敬，好像他并不屬於人类的社会，他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鬼，一个真正的魚鬼。不过，所謂魚鬼，并不是說他为魚类所轉化，是魚类的鬼魂或精灵——正相反，他倒是它們可怕的敌人，在捕捉魚类时，他那固执的性格，使得它們無从逃避最后的厄运。

对于一个出身乡里間，一直对乡里間的一人一物保持着濃厚的兴趣，如像你那样的人，不消說，也一定熟悉乡里間一切生活習慣的。也許我上面一提到捕捉魚类的事，你就会神往于那种赤身裸体，在夏日的陽光下，欢呼惊嘆的景象的罢。請打开你回忆之門，展現在你眼前的，將是一个蒲楊夾岸、树蔭交接的池

塘，在緊急噪聒的水車聲中，塘水一寸一寸地低落了，塘邊描繪出明顯的年輪一般的紋圈，水草層次分明地貼服在污泥里，離水最早的地方，在午後猛烈的太陽下，已經開始起着細小的龜裂。水逐漸淺了，更淺了，面積也逐漸縮小了。捉魚的伙伴一個一個地先後來到了，大家攜帶着網罟和魚簍，坐在柳蔭下，指點着紋圈的增添。有人催促車水的：“勤腳呵！”於是，你聽到一聲唢哨，八條或是十條醬色出毛的腿，飛一般地輪轉起來了。岸上的人，個個都把自己期待的眼睛，投向開始變黃變渾的水；不錯，還不到時候，塘底還沒有分潭，魚兒也還沒有閃尾。可是，什麼人全身赤裸地跳下去了？也不作聲，也不招呼一聲伙伴便跳下去了？唉唉，你自然知道，那如果不是照例來得最早、去得最遲的魚鬼，還會有旁人？你看他這時在已經離水的污泥里摸索着，用手捏和腳踩，繼續着他的搜尋，固執地搜遍每一根水草和每一塊塘泥。他不知道厭倦，也不知道失望。午後毒烈的太陽，一直晒在他赤裸的身上；作為干旱的預兆的麻蠅，釘在他淋着汗珠的背上；吊在腰間的大魚簍，一撞一簸地在他腳下投着一個奇幻的影子。對着這樣的形象，你將會覺得好笑不是？但是一會兒，一聲兀突，一條粗肥的烏鯉給擒住了，他若無其事地把它塞進魚簍；一會兒，又是一聲兀突，一條長滑的鰻魚給擒住了，他依然若無其事地把它塞進魚簍……

岸上的人發出低微的佩羨之聲了。畢竟是魚鬼，你瞧他有着多么驚人的耐性！最初離水的污泥是一片貧瘠之地，魚群這時都擠到塘底那小天地里去了，留在逐漸枯竭的污泥里的，只有刁怪的烏鯉和鰻魚，它們預先潛伏着逃避災難。但是何嘗逃避得了？魚鬼的十個手指好像一副竹筴，刁怪被固執賽輸了，最先逃避災難的却最先給塞進了魚簍。

終於，水發渾了，魚兒開始閃尾了。人們這才一哄兒拥將下

去。他們用各种各样的工具，捕捉着各种各样的魚，甚至最細小的米蝦也無从漏網。最后，提着魚簍或是用柳条串着魚腮，大家獵取着自己的希望和滿足，渾身泥污地上岸來了；在那好像群鴨過后的水田一般的塘底里，却還留着一个人，那便是魚鬼。他仿佛是不知滿足的。他的魚簍比誰都大，也比誰都滿；但他全不理會，默默地繼續搜尋着人家摸索過不知多少遍的污泥，凝神一志于自己的工作。西斜的太陽，給他拖下一个寂寞而固執的影子。

黃昏后，按照一般習慣，人們在門外乘風納涼，看見在濃重的暮靄中，從田野間走來一个人。最先發現的，便喊將起來：

“看，魚鬼回來啦！”

“魚鬼背着大魚簍回來啦……”

小孩們最初是惊奇地張望着，随后便恐怖地逃進家門去了。

以為这样就結束了這一天的捕魚了嗎？但是，等你吃了晚餐，再出來看望罷，十四十五月亮上得早，你可以看見在朦朧的月光下，一个矮矮的影子從田野間慢慢遠去。

那是什麼人？去干什么事？別吃惊，那便是魚鬼，他又帶着空魚簍到那干涸的池塘里去了。他懂得刁烏鯉和怪鰻魚的性子：人走了，水靜了，它們漏了網，這時以為災難已過，又鑽出污泥來自由呼吸了。但可憐，它們依然逃不掉那最后的厄運——魚鬼那一雙固執的手。

這就是魚鬼，那神秘而固執的人。你會厭嫌我冗長乏味的敘述嗎？可是，在給你報告這些日子鄉里間的見聞以前，你看我却先給你重鈔了一遍童年的記憶。

二

上次給你敘述過的那魚鬼，今天又在門前看見他了。不知

道是什么緣故，这些年来他依然故我，至少在我的眼睛里，他几乎沒有多大改变。他依然微駝着背，低俯着头，反剪着兩手，踏着重实的步子，在我門前經過。和前几次一样，他並沒有看見我（他走路的时候向来不东看西顧），所以我也不敢断定，假使他看見了我了，是不是也还認得我。

不过，認不認得我有什么干？反正他是孤独而沉默的，从来就不喜欢和別人多嘴，仿佛他自有一个天地，永远守着自己的神秘。在乡里間，关于魚鬼的故事是很多的，人們在他身上馳騁着自己的智慧，發着种种不負責任和不合人情的联想与推論。但我不必把这些都瑣瑣碎碎地告訴你，因为这些对于魚鬼原就全無損害，他既不希求別人的了解，也不希求別人的友誼和尊敬，独自走着生活的路。你曾經看見过一株矗立在悬崖絕壁之上，在凄風苦雨中独自生長，而且百無聊賴地抵抗着自然压力的孤松嗎？远道的旅人或許会对它的存在發出惊嘆，感觉到生命的不可思議；可是这种惊嘆和它無關，它完全不需要这些多余的煩扰。魚鬼就是这样的一株孤松。人們从来不去关心他的喜乐和悲哀。“魚鬼也有喜乐和悲哀嗎？”这仿佛是一件难以設想的事情。

写到这里，我听到窗外有一个农妇在那里反复哼唱兩句兒歌，这兒歌是作为哄騙孩子們用的，在我的童年时代已經編造出来，直到現在，它还在流行，此刻我又聽見它了：

——快莫哭呀乖乖，

再哭魚鬼来！

这两句兒歌重新喚起我童年时代的印象，好像一个琴师精妙的指甲撥动到最有力的一根琴弦。我和魚鬼曾經有过种种的遭遇，它在我的記憶里打下难忘的結。現在，我把它們一一給你复述出来。我說的自然是悠远的童年时代的故事。

八月間，棗子紅熟了。采摘那紅艷欲滴的小小果實，是孩子們最喜歡的事。沒有別的什麼能比采摘果實更使孩子們感到興奮的了，正如農民們對於大熟的收穫一樣。我和鄰家一個小伙伴一起，在棗林里用緊張滿足的心情忙碌一陣之後，便拿敲打枝梢的棗子的長竿充當杠杖，一前一後地擡着一滿籃紅得可愛的果實，從村後棗林里出來。你可以想見那一刻充滿喜悅的心。我們嘴里哼着咏唱棗子的山歌，剛剛穿出棗叢，迎面就碰見了魚鬼。我們都是聽慣母親們哄騙孩子們的那兒歌的，這時我們所遭遇的是怎樣的意外。不消說，兩人都驚慌不迭地站住了，緊緊地瞪着眼。我們雖有兩人，實是孤立無援。我們仿佛站立在萬分危險的邊緣，從記憶里涌起種種可怕的意念，一步一步地往後退縮。他來了，魚鬼來了，背微微駝，頭低俯着，手反剪着。我們情緒緊張地注視着他，肩上的竹竿瑟瑟發顫。“他自會走過去的，”我們想，因為魚鬼向來不願和別人多事。但是，怎麼？那雙仿佛从不轉動的眼睛，那雙總是固執地凝視着大地，好像在找覓什麼失物，又好像在猜尋什麼秘密的眼睛怎麼轉動起來了？它們是在向我們轉動的嗎？那可怕的魚鬼是在向我們显露可怕的笑臉嗎？他那永遠是反剪着的手是在向我們打着招呼的嗎？而且，他那岩石一般的嘴是為了我們而裂開的嗎？……

是的，他呀呀唔唔地說話了，他向我們走來了，招着手露出笑臉走來了，走得更近了，魚鬼來了。這是什麼一回事？是一個噩夢嗎？突然地，後面的小伙伴叫嚷了一聲，我們幾乎同時拋下竹竿和籃子，讓辛苦采得的心愛的果實撒滿一地，回轉身跑了。在這樣的時候，在這樣一髮千鈞的關頭，你自然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小孩子所能採取的步驟。我們驚魂動魄地號叫着，好像在惡夢中逃避妖魔，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了，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爬起，不顧痛楚，我們奔跑着。當時，在我們單純的意念里，只要落後一步，

便会給可怕的魚鬼所擒获；而一給魚鬼擒获，便会喪失掉性命。小小的稚弱的心灵，如何容受得下过分的惊吓？回到家里，便都發了大燒，一如常言所說的，灵魂吓出体了。我們的母亲持着灯笼，爬上扶梯，在屋前屋后給孩子們喚呼那走失了的灵魂，把一切惡毒的咒詛都拋給那可咒詛的魚鬼。

你会窃笑不是？我在說着如何可笑的故事！可能你会追問魚鬼到底有沒有在后面追赶，或者，他是不是木然若喪地感到难堪的絕望？誰知道？誰能知道？魚鬼的哀乐，我們一向不去关心，因为魚鬼并不是人，并不屬於我們这人的社会。魚鬼的哀乐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。

但是，我还要向你述說第二个故事，鈔写第二次童年的記憶。

还是八月間，收获完了，山查紅了，是秋天晴朗的日子。我們在山野間放牛。一提到放牛，在你心里不会倏地复活起全部的童年生活嗎？你一定知道，不，你一定記得，八月間可不是放牛的好季节，因为地气开始收干了，青草失去固有的澤潤，牛群只有散在山前山后啃那粗老草根的份兒了。不过，我們牧童却有自己的娱乐。我們在各处采摘紅艳艳的山查果，用斗笠裝着，准备帶回家去，央求媽媽和姐姐用紅絲綫穿扎起来，圍在頸項上做榮譽的飾物。八月里，牧童們的歌曲也是最多的，我們歌唱着丰盛的收获，歌唱着中秋的明月，歌唱着“山查滿地紅”，歌唱着“棗子兩头尖”和“桂花千里香”……可是，魚鬼来了。他来得如此突然，如此不适宜。我們正在展覽各自的山查果，把辛勤的所得，安排在一席平坦的草地上，比賽着哪一个的多，哪一个的紅和大，哪一个的媽媽和姐姐最会穿扎山查的項圈。就在这时候，那可怖的魚鬼来了。他是从山背后轉过来的，要不然，便是从半天上降落下来的，我們全沒有注意到他，他却一下子出現在我們的眼

前了。

“嘻嘻，好多的山查……”

一擡眼，什么，是他，是魚鬼！他从哪里来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他对我們笑着。那原是仿佛从不轉动的眼睛，这时却發出异样的光輝；狭窄可笑的額角，仿佛也变得开朗豁敞得多了。而且，最使孩子們惊异的，他的頸項上竟然也挂着一串紅艳艳的山查果。只匆匆地瞥了一眼，我們便一哄散了。自然，在那一刻，我們都好像失脚跌进了一个險惡的深渊，我們都曾發出一声惊呼，立刻一群被餓鷹所扑击的鷄雛一般地奔了开去，而且，胆小的竟然哭喊起来了，快腿的不要山查也不要牛，直跑回家去了。在山野間，我們習慣于風雨蛇虫，我們并不惧怕什么；这一下可是一个不意的大惊吓，它簡直使我們承受不住。不过，我們中間也有站在灾禍圈外回头窃看究竟的，我便是这些大胆的孩子們的一个，因为我丢失了斗笠和短衫，不甘心就此跑掉。

“瞧他怎么办？”我們便在距离魚鬼百来步远近的地方站住了。不消說，这是一种可怕的冒險，每一顆心都在胸口里剧烈地跳撞着，我們是仗着得自山野間的野性和勇敢才敢这样做的。

他怎么办？他站在那里，魚鬼站在那里，站在我們陈列着的山查果旁边。我們看得一清二楚，起始他呀呀唔唔地說着什么話，并且向我們招着手。那魔鬼在和我們說話，在和我們招手嗎？于是，我們又退后了几步，打量着逃跑的去路。沒有誰答理他，誰敢冒險答理一个魔鬼的誘惑？只是警戒地站在远处向他望着。他又呀呀唔唔地說了一陣，招一陣手，怪模怪样地裂开嘴笑着。自然，我們都沒有真正看見过魔鬼的笑容，但在那一刻，在我們小孩子的眼睛里，那是一种魔鬼的笑容，好像一些神話故事所傳說的，它們慣会使用这种笑容来招騙孩子。我們的心跳撞得更加剧烈了，有的便畏縮地移动着脚步。当發現自己的努

力尽归徒然时，那魚鬼，他左右环顧着，似乎在找覓什么失物或猜測什么秘密。他沒有再作什么动作，可也沒有离开，只是站在那里，固执地站在那里，眼睛注視着狼藉滿地的山查果。他不再走动了嗎？他在那地方生了根嗎？不，过了許久之后，他这才摆一摆手，又呀呀唔唔地說着含糊不清的話，回身走下山坡，夕陽給他拖着一个孤寂的影子。

你以为上面的情形过于残酷嗎？但是，我还應該把我的記憶叙述完全。当魚鬼走下山坡时，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从自己頸上取下那串山查果，他把它擲在山坡下面。他为什么要把它擲掉？你自然知道，那时候我們还在童年，还不能了解人生的痛苦，不能了解人世間的悲哀，我們無心去計較那樣的事。而当大家結队赶牛从山坡下經過时，我們中間的一个，更用一种不屑的神情，把那串不潔的山查果撥入路旁的小澗。

三

前兩次我給你重鈔記憶中魚鬼的故事，你一定会迫切地想要知道我对他的新印象。……但是，我覺得還應該先來說一說关于魚鬼的家。

魚鬼也有家嗎？是的，他也有一个家，有一个老娘和一个作石匠的哥哥，住在兩間几乎就要倒坍的茅屋里。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它已經歪斜得使人耽心会教一陣風雨吹倒了；但一如我們这社会的若干風習，虽然早就廢爛朽腐了，却还可以苟延殘喘到一个長長的时间。这一次，我看到魚鬼的茅屋依然存在着，自然是和以前同样地歪斜不堪，仿佛耐不住一陣風雨。屋子位置在村子的下首，是一个完全孤独的存在，低矮而且黑暗，很少人去注意和光顧。不消說，那是一个寂寞可憐的家庭，是村子里的化外人。

当我回到家乡的第一天，我从那茅屋前面經過，最先投給我以惊奇的，便是魚鬼那个寂寞可憐的家，那兩間奇迹一般存在着的茅屋。怎么？它还無恙嗎？我吃惊自問，同时不禁脚蹣起来了，我特地在它前面逗留了一会，我的腦子里迅速地掠过魚鬼那固执的面影。記憶真是一座神秘的貯藏，它一經給你打开，便一切历历如在目前。在那一刻，倏忽間几乎汹涌出童年时代的全部印象，比以前兩次給你叙述的还要詳尽些。可是，当时並沒有看見魚鬼，只听见屋子里一种叮叮的有规律的錘击声，“那是他不幸的哥哥，”我立刻告訴自己說，“他可还守着那份可憐的職業呢。”

那么，現在我就來給你說一說关于魚鬼的一家，关于他的哥哥和他的老娘罢。

他作石匠的哥哥是一个跛子。据說，在年輕的时候，他是鄰近几个村子里最出色的石匠，他的手艺可以和县城里最好的石匠相匹比；然而命运無情，在一次搬移一个巨大的石具时，不小心腿給碾碎了，而且，虽然曾加診治，也还是全然無效地变成殘廢了。但他依然守着自己那份貧薄的職業，沒有受到損害的雙手，依然可以擎持錘子和鑿子，生活的道路依然沒有因殘廢而中斷。由于職業的要求，他的背也是微駝的；更由于吸了太多的石屑，患着喘咳的毛病。（你看見过几个不患喘咳症的石匠？）他繼續着他的職業。很自然的結果，不同于兄弟的健壯，这石匠却是瘦弱的，臉色蒼白，皮包着骨，胳膊上布滿着高高隆起的筋絡，好像纏着青藤的枯疲的松枝。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每天黃昏，人們都可以看到他坐在自己屋前的一具石凳上（这具石凳現在仍然存在），帶着沉思的神色，僵偻着身子，一只蟾蜍似地吸咽、吐痰和嘆息。

魚鬼的娘，是一个矮矮得可笑的老婆婆，干瘦而猥怯，好像一只畏惧陽光的鼯鼠。沒有人知道她的确实年齡，但她实在是

老了。暗淡的生活和过度的劳苦，在她缺乏血色的脸上，刻划着蛛網一般的皺紋；而且把她原是弱小的身軀，壓得更加僵癯了，襤褸的衣服穿在她身上，好像披在枯死的樹丫上。人們很少看見她走出屋子，她把自己的生命消磨在那洞窟一般的屋子里，仿佛屋子里埋藏着無窮的秘密，她就生活在秘密之中。她有一雙永远是紅腫的泪眼，鼻子小而尖削，頭是半禿的，稀少的白髮上老是蒙封着塵埃。和她兒子一樣，她也是鄉里間的怪異人物之一，人們在她身上編造着各種各樣的故事——不消說，這些故事大都和她兒子魚鬼有關。比方說，按照鄉里間一般的辦法，她把兒子捕捉的魚烘曬成魚干，趕集的日子叫作石匠的兒子一跛一跛地挑往城裏去兜售，却很少賣給同村子的有錢人。這樣的事情，根據她從同村人所受的待遇看來，不是極自然的嗎？然而大家都說了，老太婆在月夜里把魚干鋪在晒竹席上，自己却跪着燒香祭告魚們的靈魂，然後挑一担砂子倒在村前池塘里，那些砂子便都重新變成魚，各自收了已經喪失軀殼的靈魂，這就是為什麼魚鬼能有那樣多捉不完的魚；又因為魚是砂子變的，吃了的人要短陽壽，這是為什麼那老太婆不敢把魚干賣給同村人……

听着這樣的故事，或許你又会啞然失笑不是？可是，它在鄉里間却是真實的，完完全全是真實的。尤其是我們孩子們，我們躲避魚鬼，也躲避那老太婆。不過，我們所以躲避她，僅只因為她在我們眼睛里是一個不祥物。大人們時常拿這樣的話來恫吓小孩子：“不要和魚鬼婆婆打照面，小心給攝走了魂靈！”因此，我們便成群結隊地追逐在她後面，對她唱着這樣的歌：

——魚鬼婆婆，

鬼計多，

晒了魚干

闖了禍！

对魚鬼，我們是恐惧；对魚鬼婆婆，我們却还有憎惡。伙伴中間有一个个子矮姓、不肯成長的，我們就說：“你是給魚鬼婆婆摸了头了。”如果有誰生点什么小毛病，罪惡也全归給那可憐的老太婆，說：“一定是和魚鬼婆婆照了面了。”入夜后，人們便不敢从她那兩間破茅屋面前經過，怕会看見魚鬼婆婆在月光下面鋪晒那神秘的魚干。

魚鬼是我們恐怖的对象，而那干瘦的老太婆則是厄运的化身。

写了上面的一段，原是可以把魚鬼一家的故事結束了的。可是，今天我又听到关于魚鬼婆婆的新事迹了，她已經在去年一个寒夜里死掉了。据說，那死也是神秘的，并且曾經招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測。在乡里間，由于季节的限制，一过秋分，池塘和溪澗里屏水捉魚的事情便少了，但魚鬼依然每天帶着漠然的神情，背着沉重的魚簍，走过黄昏后的田野。即使是在深水潭里，一般做母亲的諄諄告戒孩子們不要到岸边去割草放牛的地方，他也独自在岸脚下的水草叢和树根边，用他固执的手，摸索着每一个泥窟，每一枝水草，这样一直繼續到严冬的来到，然后母子三人便像冬眠的虫类似地蛰伏在黑暗的屋子里……一个下雪天的早晨，人們突然看見那兩兄弟擡着一捆破旧的草席上山去了，那里面裹的便是魚鬼婆婆的尸体。

于是，立刻生出新聞，說是有人看到前一天晚上，老太婆跪在雪地里，她那銀白的長髮披散在瘦削的兩肩，她的面前依然鋪着晒魚干的竹席，而且鋪的竹席格外長，晒的魚干也格外多。人們下着种种断語和解釋，証明那是罪孽盈滿的結果，千百万的魚类索去她的魂灵，遭了天罰了。但这样的推測还是不够，在乡里間，新聞是会繁殖的。过了几天，又孳生出新的新聞，說是每

天晚上，魚鬼都跪到母亲的墳前去小声啼哭，一直到鷄叫明了才回屋去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？——人們的解釋更多，也更离奇，由种种不同的解釋所产生的一致的前言，則是造了更大的罪孽的魚鬼，他將來一定会有比魚鬼婆婆更可怕的結局。

同样的，那兩間寂寞的屋子也变得更加恐怖，更加神秘，好像那是將使全村受难的灾禍的淵藪。因此，有人主張把那对古怪的兄弟驅逐出村去，因为他們母子三人的来历原就不清楚；也有人主張半夜里放一把火，把那兩間可怕的屋子燒掉了完事。但說归說，有誰敢做这样大胆的事情？敢冒这样的危險？因为大家都相信，魚鬼是一个妖魔，惹了他將會招引来不可思議的灾禍。

四

今天，我和那个奇怪而固执的魚鬼談过一次話了。我們是在不意之中打了照面，談起話来的。从村前溪岸上回村子里来，我走在一条窄狭的挤滿“田塍豆”的莖叶的田塍上。突然地，一个人从稻田里鑽了出来——他便是魚鬼。

他只穿一件短褲，他的胳膊和大腿都沾滿了泥污，湿淋着泥水。显然地，他是在田溝里屏水摸魚的。他自然也沒有料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我。最初一刻，他怔了怔，瞪着那双仿佛永远不会轉动的眼睛。但立刻，他的眼珠轉动起来了，嘴唇也翕張起来了，一个鉄石人說出話来了。

“你……你回来啦？”我清晰地听見从他那兩片岩石一般的嘴唇里吐出这样的詢問。

“是的，你可还認得我？”

“認得，”他眯着眼睛，声音有些嘶澀，“認得……你是在外面跑千山万水的……才回来。”